

顯

志

堂

稿

顯志堂稿卷五

吳縣馮桂芬林一簪

擬遣弁齎餉馳迎向帥啟

敬稟者本司頃接驛報知江甯已於二月初十日失守賊匪現踞省垣查江甯北距大江東達鎮郡南連句容賊匪陷城係自大江登岸繞出省城東南由陸路撲入賊寨聚於孝陵衛等處綿延及於清化鎮地距句容僅四十里蘇常各郡界址毘連額兵無多加以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吳人脆弱懼怯賊踪相距尚數百里而滿城兇懼如在比鄰數日之間氣象大變工停其業民棄其居通衢闐闐之間皆瑾其戶提攜襁負之狀不絕於途本司等諭之以理既不信繩之以法又不

忍兼之地勢要衝五方雜處寄居游匪以及本地莠民種類不一雖本司率屬晝夜嚴防尙不致滋事顧賊奸旣易內應堪虞目擊情形實有危於累卵之勢蘇垣爲財賦重地現尙完善之區萬一經其蹂躪將來大兵糧餉從何取辦所關於國本者甚大非獨江蘇數郡之安危已也竊維賊匪肆逆以來獨麾下鋒車所到必聞風奔竄目下東南半壁百萬生靈翹首跂足幾於望之如歲刻聞前驅已過池郡惟有頌請大兵星夜由甯國高淳等路進屯丹陽一帶旣與歷奉

諭旨繞出賊前之意相符且駐兵東南則蘇省糧餉可以源源接濟前奉札調餉銀本司業已陸續籌解而道途梗塞文報不通恐有疎虞是以寄貯中途未敢前進一聞旌麾南指

則解運既便指日可達行轅且本司等臆爲揣度

琦陳兩星使

前奉

諭旨馳援安省一得江甯之警即使移師東指必在大江北岸是北路已可無虞東路又有廣艇可恃是單弱吃重正在南岸得麾下重兵移駐則三面兜拏賊必窮蹙西竄亦可一鼓殲旃殄滅么麼在此一舉而長城萬里江浙安堵自不待言本司等一面探明大營所駐迅將已發餉銀星速迎解不勝雀躍盼跂之至

公啟曾協揆

天禍吳民陸沈一旦焚燒夷戮二憐遺接宋建炎四年金阿
尤之禍爲吾吳七百有三十年未有之大劫然阿尤自南而
北五晝夜卽去如疾風暴雨之一至非若今日之賊之窟宅
踴踞兩年之久而未有已也幸

先帝聖明隍然於江南天下之重舉而畀之執事是天未絕
我吳民之命而使執事更生之也惟是措置必規大局攻取
務求萬全移兵則形勢不宜分兵則調遣不足執事遠猶碩
畫所見者大某等具有一知半解不勝欽佩故一年以來未
敢輒以浮詞輕瀆清聽近諗鋒車收復安慶沿江州縣次第
肅清前驅已達蕪湖聞者無不額手稱慶翹首跂足於旌旗

之至不獨某等私幸已也夫三郡財賦之衍沃兩年倒懸之困苦萬戶壺箠之惘忱凡茲皮骨膚受之說執事心知而能聞之概不敢以進惟是江蘇今日之情事有可乘之機而不能持久者三有僮完之地而不能持久者三敬爲執事陳之一曰鄉團去年各城被陷鄉團抵死拒賊有相持至數月之久者以蘇府言之永昌徐佩瑗黃土橋馬安瀾其尤也所居在蘇州常熟之間縱橫三十里內水陸勇數千附近鄉團一呼四應不下數萬嗣受中丞密檄與送款之賊首熊國荃約盟而盤壘如故大軍一至必可爲邪許之助遲之又久萬一事洩則糜爛及於鄉黨故屢請此間進兵不應則流涕以去此不能持久者一也一曰槍船江浙間向有之船小而行捷

槍準而心齊其始弋覺鷺爲業繼爲開賭演花鼓戲之淵藪
官不能捕軍興轉受雇防堵吳江陷其渠沙鍋阿四者死難
次渠費玉孫四喜亦受中丞密檄覘賊各船來往颺忽屢爲
賊患賊畏而招之許不蓄髮出入賊中陽陽如平常此輩顯
持兩端而一狎於寬宥之政一戀於毛土之恩實委心於我
大軍一至必可爲嚮導之助惟賊明知彼之不爲用而羈縻
之彼亦明知賊之不容容而暫受其羈縻日復一日必且中
變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一日內聞聞賊中送款中丞者不
少蘇州李兆熙至以母子爲質春間李大舉來犯先期而漏
師交綏而旋遁當非無因大軍一至或可爲倒戈之助遲之
又久亦必中變更易賊將益復牢固不可收拾此不能持久

者又一也然此猶其小者也請言其大者此猶其虛者也請
言其實者其數亦有三焉一曰有兵無餉之鎮江馮鎮軍子
材所統多張忠武舊部艇船等水師亦號稱勇銳賊兩攻之
輒大敗今揚通一帶安堵固由賊志在南不在北亦未始非
鎮江障蔽之力及今而大軍一至可保全之以爲北路一面
之師然餉欠鉅萬孤城無依兵心已搖潰可立待此不能持
久者一也一曰兵單餉乏之杭湖兩郡爲賊所注意之地兩
年來以全力制之乃靈光巋然百擻不折可謂難矣及今而
大軍一至可保全之以爲西南一面之師然精銳無多師久
而老仰給過鉅餉久而墮比聞蕭山紹興相繼不守四面受
敵文報不通湖州更逼賊氛四鄉瓦礫幾無人煙若無援師

終於潰散決裂而後已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一曰有餉無兵之上海上海爲餉源重地江浙餘燼所萃商民輻輳兵籍數萬可恃者不過數千及今而大軍一至可保全之以爲東路一面之師且可籌備水陸糧餉然勢居下游無險可扼葦爾之區孤懸浮寄數十里外皆賊兵勇雖多或爲近地游民選懦而不能前驅或爲大營潰勇獷悍而不知循律雖孫吳復生亦不能爲功幸賊不大至視息偷安日復一日總非長策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由前三者言之果使大軍破金陵而來卽鄉團盡散槍船歸賊內問無聞不礙其爲破竹之勢由後三者言之則金陵旣下賊且徇祥南徙自兩浙而皖南而西江繞出上游甚且蔓延江北以躡大軍之後而執事自

西北控東南之議不復可行恐纏風沐雨正無已時而吳中之果能出水火而登衽席尚在可知不可知之間也某等借箸籌之及今三兩月之內可乘者未盡潰散僅完者未盡決裂但請奇兵萬人以一勇將領之間道而來旬日之間蘇常唾手可得大軍一至則朽株枯木亦助聲威大軍不至則鐵郭金城將淪灰燼及今不圖後悔必矣聞大軍以一軍圍蕪湖以一軍趣甯國上游布置已密所謂奇兵萬人者宜由江北渡福山襲常熟或由長江直薄江陰以執事之威挾疾雷迅霆從天而降之勢各路兵勇民團人人奮發內外應合卽一萬可抵十萬之用一面檄鎮江兵南攻丹陽西次高資檄揚州兵截江要擊檄艇師沿江助戰爲北路之軍一面檄寶

山兵攻嘉定松江兵攻青浦爲東路之軍一面檄杭州兵攻嘉興湖州兵由太湖復宜興以會甯國之師爲西南路之軍同時大舉下游各賊必將自亂自潰執事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由蕪湖太平以薄金陵雖有智者不能爲賊謀矣肅清江南在此一舉昔梁王僧辯敗侯景景奔吳郡僧辯遣侯瑱追之景南趨嘉興勢復熾幸趙伯超力拒之乃退犇松江而死明祖平吳廖永安先以偏師入福山港徐達常遇春自宜興入太湖趨湖州守將李伯昇降嘉興松江繼降然後進圍平江二者皆上游進兵殪賊吳地之證然皆先以下游一軍牽制之如出一轍傳所謂譬如捕鹿晉人角之戎人倚之與晉掎之是也敬陳芻說願執事采擇焉至師行以糧食爲先執

事拔營有日卽飛札吳方伯預爲籌備方伯善籌餉一以委之必不貽誤昨已臚陳大略願之

聖主其有奏牘所不能盡者觀縷如右特遣錢戶部鼎銘齎呈屬以包胥秦庭之事願聽執事無衣之賦如不得命江南億萬姓從此死無日矣惟執事進退之

啟李宮保論減賦

減賦分數必宜請益正義具疏稿中更以餘義言之夫論歷年比例不特一百二十萬不能辦卽一百萬亦并不能辦然究竟一百萬較之一百二十萬爲易辦而少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福又不待言且就鄙見衡之實有不能辦一百二十萬而能辦百萬之道亦不離乎比例之說也一百二十萬之數二十年來所不行一百萬之數則數年前王壯愨卽行之此其證也禮曰酌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孟子曰校數歲之中以爲常今日凡事皆用比例何獨於漕賦而疑之或以完善與殘破不同爲慮固也顧竊謂今之視昔有較難者二亦有較易者三較難者何一業戶之窮也一佃戶之窮也較易者何

減額數十萬每石注荒費三洋計得銀百萬已奪之奸蠹留
之民間民力稍紓一也現議大小戶均價爲數必減民力又
稍紓二也而更有一事非通知吳民情性不能知者新章不
注荒不分大小戶斷絕一切趨避出路此爲辦漕第一中肯
處吳民甚馴良而亦甚浮巧凡事聞有旁門仄徑可稍得便
益者必趨之如不及可注荒卽求注荒之路可包欠卽求包
欠之路往往所託非人虛擲浮費仍復追完不知悔悟失之
此人而彼人復信之失之今年而明年又爲之此隱微深痼
之疾也從前緝收半由出路太多之故今一一斷絕不得不
安心完課而所完者又田所能入力所能出之課吾知不完
者少矣此又其一也

郡人沈氏歸愚有力駁寬免處分之說
蓋卓隆時民情已如是近金太守以誠

復創此議正背道而馳此不知民情之故所謂有較難者亦有較易者如此至於被難之後富戶百無一存獨業田之戶有田卽有租有租卽能完糧此又難易相去不遠者也然則進而一百二十萬何遠不可曰此於數太遠也王壯愍以前六七十萬習以爲恒殘破後轉欲倍增恐如童子曰讀十行書強以二十行必并十行而荒落矣駑馬日行百里強以二百里必不及百里而顛躓矣何如稍益之令讀十一二行行百一二十里之可跂及也大抵定數在不多不少之間猶冀實得此不多不少之數若多多益善正恐求多反少且愈求多則愈不得不少外間漕蠹甚幸新額仍不可辦卽出路仍不能絕而若輩利源自若因借

國計以爲名昌言不必再減議論娓娓可聽頗有惑於其說者但以兩語詰之將求實徵耶抑仍留虛額耶果得實徵則伎倆且在王壯愍之上恐未敢自任也幹吏如方太守老幕如曹愷堂僉謂斷不能行曹有說帖云然則亦留虛額而已留虛額何用亦爲若輩濬利源爲小民竭膏血而已戶部之言曰流亡未盡復田禾未盡墾已明明代開一出路此後將以用荒易歲荒艱芽已伏官吏紳衿擯食於荒田之中而安分小戶獨完三分有二之實糧隱然從前弊政縮本開墾必不力逋負必加多歲運大遠於百萬永無整頓之望且萬一數年之後有如端華肅順者主其內

國初之未國治者主其外卽其次如王壯愍者復出藉口已

滅必辦全漕民何以堪興言及此可爲寒心似不可不及今
言之言之於紅旗先後必蒙

俞允借麾下不世之功爲部民無窮之利此機不可失也樹
德莫如滋除惡莫如盡杜前弊之根株絕後患之原本三吳
幸甚萬世幸甚

再啟李宮保

嘉平肅繕賀牋亮塵青覽比承助祉萬安如頌昨得季玉書
知減賦再疏方伯有異議執事猶屬其就第參懷足徵淵抱
冲襟不遺葑菲且感且佩方伯嘗見訪第以疾未之晤也前
者清文事已無足深論至減賦則關係我桑梓者甚大福星
在上千載一時機無可失有不能不傾筐倒篋於大君子之
前而冀得一當者竊以爲此時所爭者在奏疏立言之體而
減分之多寡不與焉何以言之方伯曾示一單大指謂遵照
部議一百二十萬之數收回常鎮所減一成亦歸蘇松太而
常鎮則止減銀似未嘗銀數然有云原數與蘇松不減米以
太相仿則減數自亦與之相仿前稿五七折較之多徵米約十萬連南米約少徵銀約十四萬

萬連正

差足相當故前書以此爲調人之法初不意方伯之

猶未許也若如方伯之單誠恐有斷不能准者前書未盡欲

言願爲執事畢其說所列漕數部中失之多全漕一百六十萬今減餘百

二十萬蓋連給方伯失之少全漕一百四十八萬今減餘一

皆與原摺內比較單單據漕督來文雖不言全漕若干然道

即全漕之數依此核算前摺請光之初連數年皆一百六十餘萬石此

謂前摺請減並非六成止四成有奇是猶握官尺以繩匠尺

得數不符謂人爲誤而不知自己先誤已與局書究詰豈可

孟浪入奏其不可一也以減餘爲一百七萬便見爲少似乎

辦得到豈知列入比較單須申作一百十數萬方一例便見

爲多斷乎辦不到王雪翁所辦三年皆九十幾萬而言有其

給丁耗在內尚不滿一百萬亦一證也

不可一也奏疏體裁以直截了當爲貴所擬各節出入支離其不可三也以前稿減餘約之蘇松太畝徵銀六七分米一斗以下是爲米多銀少常鎮畝徵米五六升銀一錢以上是爲銀多米少互有輕重是或一道無事更張其不可四也指駁部文過甚惡聲至必反之其不可五也有人述喬鶴翁云常鎮賦輕無減理然久以七八折爲常今殘破甚於蘇松豈能轉辦全漕今得意外之減可爲大幸是收本非揆時度勢之道其不可六也收回米五萬七千連南米償以銀二十餘萬連正未免轉虧其不可七也出賦以米爲主而銀次之減耗銀不減米民不感也浮勒關漕皆因米而不因銀雖已過當仍不免譁然失望是有虧帑之實而轉冒屯膏之名其不可八也事關收

回

成命必駁無疑既駁之後仍不足百二十萬之數歸入蘇松太邪再請另減邪其不可九也至於諸史所記封還詔書止聞行之於過舉不聞行之於德政爲屯膏爲反汗豈可以此

累

中興之盛且亦非諸葛大名所宜有其不可十矣

挹彼注茲有詛有祝

常鎮人且謂利蘇人之請種種未安更在十不可之外

甚不願執事之出此也度執事

亦無待鄙言而未必肯出此也又聞方伯以不減常鎮連類而及於次重各縣并及各縣次重之則凡原額一斗者一概不減在方伯意中謂可不減常鎮不失爲均平之道而不知不減常鎮之無其事也既減常鎮則各縣皆奉有三分減一

之

恩旨今議分別等差已屬通融辦理且原額固重於常鎮應視常鎮多減方爲公允況各縣向皆辦災三四成經難後轉辦全漕逼之使不得不出於苟且彌縫非整頓之政也又杭州賦額無過一斗亦將議減若奏定凡一斗以下不減浙江亦因之不減是仁人之言其利溥之反也如其不然何越民之幸而吳民之不幸耶機會難得可令此數縣獨不被

堯舜之澤耶至各縣次重之則五升以下自可不減高地蕩田亦有完一斗者皆下瘠也上腴旣減至一斗以內而下瘠如故是上腴與下瘠同科以言民間弊難保必無以言

國家立法豈所宜有一者均不敢附和至減銀爲前稿所同

實以斡旋前疏遺漏而措詞之法固嘗熟思深計輾轉踟躕而後出之惟仍以減米爲重而附入減銀詞氣較爲渾融是以前稿備陳偏枯困苦情形限定辦災成案將銀米併爲一談不分兩件順筆帶敘泯然無迹或可邀准若如方伯議無須減米尙須減銀是既准一項又添一項近乎更端之請無厭之求轉難邀准而尤所切忌者減銀不減米一語此疏到部方甚慮其將銀米劃開豈可自己先行劃開以引其端正好以減銀不減米翻作減米不減銀以矛陷盾一概不准文作之法宜立定主腦一線到底此等總以輕重民貧援照災案爲主嗣即使將來部駁之後仍可援案以爭如駁米可援案將南米撥補爲言則駁銀可援二三年來成案從未辦過全銀爲言總歸一線易於立言若先以一百二十萬爲可辦又作減銀不減米之語自決藩籬是不爲將來進言地步矣於是殘破之視完善米已增多

銀更半倍其爲糜爛不堪設想而不准報災等斷絕出路之法實自第發其端是第於減賦大局無一毫之助而於斷絕出路有無涯之憾此則寸心內疚無術可以懺悔者也每一念及魂夢爲之不安不揣冒昧輒復披肝瀝膽虔懇瓣香爲東南億萬請命惟執事矜其愚誠諒其苦衷不勝幸甚

三啟李宮保

季玉回滬述方伯意在求多持論甚堅復與熟商所以調停遷就之者則惟改爲六折之一法此時最要在減銀而專請減銀甚易招駁仍以減米爲主順敘減銀進言之術爲善一

便也銀米統計所得多於方伯議連南米少十萬而多徵銀十萬而民之

感激反過之二便也所減無多易於邀准而畢竟稍減三便

也二者並言斷不致二者並駁四便也方伯所議其不可從

者三一不減常鎮也一不減次重各縣也一不減各縣次重

之則也若議調停遷就之法於其議減者從之於其議不減

者補之竊嘗通盤籌畫六折定額僅可敷衍先儘方伯議減各縣所餘減分

除崇明縣外皆分別一成二成疏中暗以此議作骨明以六折

立言先陳所辦大略情形姑勿鑿定一俟奉准便將所議填
入設有推敲亦易修飾其便五也有此五便且視方伯議所
得轉多無可力爭而立言之體直截了當易於邀准因復殫
思極慮酌易前稿數語並核出比較單不過約略之數錄呈教正再

據方太守云最重者業經大減即使次重在一斗內者與常
鎮亦減一成向係太守之意非方伯意也按諸部議之數僅不敷二三萬

石而於上腴與下瘠同科一節則不之問此仍不可夫上腴
而原額一斗尚可邀減下瘠而原額一斗轉不邀減其理安
在總之就方伯議斟酌理加以潤色敷衍成篇極少非六
折不可又云現在單已開成便可作為定案入奏鄙意亦不
謂然凡事一經奏定設有窒礙舛錯之處將來斡旋必致費

盡氣力此等重大之事尤宜慎益加慎猝爾定案步驟亦嫌過早不如先陳大略作爲辦理範圍更覺立定脚跟顛撲不破且如方伯議尤不可遽爾定案勢必至常鎮以

恩旨在先無庸更張餘則依議是常鎮終得減而重於常鎮各縣不得減天下不平之事殆無甚於此者矣彼時旣不能復請仍減常鎮并不能請減重於常鎮各縣爲之奈何聞方伯爲此議不謀於幕友不謀於屬僚卽糧道及減賦局總辦皆在一辭莫贊之列且謂季玉云勿令人知恐生異議是不但不聽人言且不欲人言第卽病愈斷不能與之言第與季玉極欲調停遷就合爲一議勢所不能止求執事一人主持而已

啟肅毅伯李公論清丈書

清丈之役承手書慰勉獎借倍萬恆情讀之令人感義增氣
第方喜其不致辱命踴躍從事前月杪俶裝登舟候潮未發
忽得方伯文意主停輟乃舍舟回寓別遣人往撤局昨歸覆
計繪成者萬畝已丈未繪者亦如之糜錢七百數十緡頃讀
大文屬爲核議見覆是停輟與否尙有待鄙人未議具徵執
事虛懷下問之盛心不勝欽感當方伯之銳意清丈也議始
夏五松郡官紳力阻之弟博采官幕議論殆無一人以爲能
行者因是怠緩悅從者半年方伯持之彌堅以成此遷延之
役受事之始惴惴焉以區畫無方累執事之明是懼馴至奔
走連旬成效甫具方伯忽入人言乘弟不知飛文請罷有同

頑笑夫經費之逾原議爲第誤信人言致書方伯已深自引咎矣乃復書從而諷刺照會更甚今見詳文滋益甚第於方伯講席未冷曾忝賓師王人雖微不屬行省何遽阜隸使之股掌玩之顧虛文不足辨而事理所繫是非所關有不能默爾息者敢爲執事陳之照會以每畝三十文恐民力未能完繳可謂仁者之用心顧聞南匯空給印單並不丈量每畝名定六十文實出一百數十文不等何以於空給印單則六十文至一百數十文不傷民力於實辦丈量則三十文卽傷民力此不可解者一也經費三倍第則過矣至拙箸繪地圖議則事與繪田圖不同一縣之圖每方十里徑半寸已成巨幅河道幹枝寥寥數畫而已今繪田圖則一里中凡爲徑半寸

之方者一千二百九十有六縱橫界畫以百計蠅頭細書以千計其詳略奚啻千倍方伯比而同之豈第巨履小履同賈之說乎此不可解者二也竊嘗論之今法規重矩矱倍屣於常法若行之則費等而事轉易常法易於量而難於繪算今易誤誤亦不知今法難誤誤即立見常法易舞弊法難於量而易於繪算常法今法難舞弊此其異也一縣但得能句股諸測望者一人以御山水間阻疑難之處自餘諸人能事不過三端一能分羅經一百四十四向一能作縱橫界畫一能乘除法其方田法即在乘除中可臨事學之宜選諸生中能乘除者旁及地師畫師大難之後諸生多失所月脩數千已可大底歡顏一縣百人不難羅而致之又嘗熟籌深計需人過多雖輪辦亦不能無生手不如同時並舉方議博求知算者十

餘人又於川沙局練習丈繪好手十餘人爲蘇松六十餘城
分辦之用期以甲春招董試丈甲秋開局乙夏斷手一年爲
限至遲則一年有半而已方伯屢晤不一詢及乃自爲數十
年五六年之說此不可解者三也清丈正爲田有多少而設
清丈之後可以核實賦稅可以潛弭爭訟可以絕豪強之兼
并可以絕馴懦之爲人兼并其爲善政正在於是丈得十畝
單署九畝或十一畝無是事也則以實丈數目爲準乃一定
之理至賦稅因之而有贏縮贏而增賦民賦之矣方伯言湖之濱無
權之田連所累陌白縮而減賦可再濇乎則用顧亭林之說
應升科又當別論以一縣之田畝攤一縣之糧科亦一定之理今日川沙田僅
及舊額十分之九將糧賦攤派通境恐民心未能帖服照會

則稱大拂輿情而晤則稱恐或控告夫願出無田之糧不願出攤派之糧非人情也田畝具在非有截之侵之者將誰之控告且縮於原額於民無增糧之害尙不帖服萬一贏於原額於民有增糧之害更何如其不帖服是必處處無贏無縮而後可清丈既處處無贏無縮又何用清丈爲哉此不可解者四也詳文以停止爲與民休息是以舉行爲騷擾不知騷擾者何在此不可解者五也詳文又言該廳委員可信何以不令與聞不派委員皆方伯自爲之乃層層指駁一似絕未與聞初議者此不可解者六也清丈之終必有按田派糧裒多益寡之事在平時究多不便獨行之減賦之時裒益無形毫無不便此亦千載一時之機會也今轉欲需之減賦既定

之後此不可解者七也惟是清丈不難墊費爲難繳費在有單之後需費在無單之先此必不合之道所謂司庫無款可墊者乃近理之言稟請停止足矣何用斷斷辨論惟恐弟之欲辦一似弟有清丈之癖者然邪且方伯亦未之思也弟以遲暮之年疾疢之軀進則優游幕府飽食安坐退則伊唔斗室左圖右史不此之娛而周流異縣公中一飯之外具膏秣裹餼糧不于壁壁於草田霜露中夙無狂疾何苦而爲此哉惟川沙之行第奉執事之命而往固應俟執事之命而撤今得方伯文而立撤者則有說州縣公事無不樂於糊塗而惡於清澈者於田賦爲尤甚其大者奸民豪戶勾通丁胥吏役兼并隱匿久假不歸一經清丈無不水落石出其小者卽前

所謂單費官以下幕友紳董丁胥吏役皆有分焉今議由局
給單不得絲毫增加空費是奪其食也故清丈之役小不利
於官以下一切人等大不利於奸民豪戶而獨利於鄉曲安
分無告之小民丈董之下鄉也進茗飲爇香火者接踵喚渡
則奉檄而來引繩則攘臂而助咸欣欣然喜色相告民情大
可見而相隨之地保倔強散散形於辭色署內外人等皆迫
於執事之命萬不得已依違隱忍而從之如方伯以下同心
并力不爲浮議淆不爲莠言惑亦不難底於成今得方伯一
紙書爲若輩樹之幟卽執事拒而不許若輩祇以爲此入紳
士之言耳非執事意也有方伯在吾何懼從此筋弛脈懈觸
手荆榛不第無成將貽笑柄故決計不俟命而輟也總之清

丈一事別有清糧簡法卽不必行更無清糧簡法卽不得不
行斷無計較於小費躊躇於改數而不行之理不清丈不必
問其法之善不善旣清丈自當從其法之善斷無舍善而從
不善之理無此詳第本所樂爲有此詳第卽不可爲斷無舍
垢忍辱而復爲之理况立法旣定盡人能爲前聞執事有必
辦之說果爾但下其法於各郡縣勒限一年如法辦竣不患
不效且使人曉然於意出執事非人所能沮亦非人所能贊
其得力必倍本無俟第之蝨其間也至取決於二者以爲可
行則首發難端以爲可不行則阻撓善政其名皆不可居非
下走之所敢擅議惟執事裁擇焉

上林督部師書 己酉

伏遠函丈歲星周矣相去萬里求一侍之緣而不可得不能奮飛祇增於邑伏承鈞候萬福政聲益遠聞近體小極度年來灑沐勤勞有以致之珍衛有方勿藥可卜頗聞夫子久懷遂初之志衡諸古人功成而退之義誰曰不宜惟

國步需人巖疆寄重

聖明在上嚮用方殷不宜聽夫子之去卽夫子亦豈宜遂決然乎桂芬服闋已逾年初意不復出山故應石梧宮保惜陰書院之聘客金陵十閱月旣而家君意以近游而離轉不如就養而聚遂以冬末決策侍奉北行曩時俸籍已列二十有一離此四年退居三十有六年來署中人眾一切差使有求

而不得者無不求而得者桂芬讀書有年稍知義命求之一
字所不能言雖座主同縣太傅抵京一謁後迄今半載不投
一刺其他可知差試歸寓或索詩稿則婉詞謝之一不以示
人亦不欲知其消息誠以得失有數非可以人力強也置身
人海不殊山中窺竊陳編頗多暇日惟目力漸花記識大減
心竄形茹頓異疇昔年才四十而衰茶如五六十雖驟昇以
千里之寄已覺精力不能推行矧其大者乎夙夜寢興深以
草木同腐有辜夫子當年國士之知爲懼近接家言吳中水
災視癸未尤甚正誼書院不浸者半扉城闕惟闕門無水當
事泄泄沓沓不惟芻牧之是求兩月以來流離滿野溝壑填
委而開賑尙俟諷日嗚呼其及待邪雖鄉曲婦孺莫不慨然

思夫子當日事至形諸謠諺益信德澤之入人心者深也東南漕事自夫子之去蘇變端百出鄉民折價石錢八九千視夫子時殆倍之民不能堪於是乎不得已而議減幫費又不得已而議行海運又不得已而議均糧戶卒之動輒掣肘咸歸不行惟有增多災分以爲出路始則閭閻之脂膏可竭而奸蠹之囊橐必飽繼且

朝廷之正供可減而丁胥之定數必盈州縣斂怨於民深入骨髓一旦有事人人思避大水以來數郡之間毀衙署辱官長者比比此非一朝夕之故矣非大有以振刷而挽回之更一二十年流弊尚可問哉夫子之惓惓於吾吳久矣當亦爲之長太息爾

復朱蘭坡師書

文選頭陀寺碑文李善注引顧微吳地記曰魯莊七年夜明
佛生之日也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
隨地卽行七步說者謂依麻法推算或得四月五日六日皆
不合八日之說夫子命桂芬以算術推之桂芬退卽演以今
時憲及三統授時三術皆不得八日因考佛入中國在東漢
明帝永平八年據續漢志以三統後天待詔張盛等議行四
分術正當其時竊意彼中別有紀年之法如後世回回太陰
年之類非中國人所知其始入中國必以臺官見行之術推
算得何日遂相沿稱之於理爲近爰按四分術求之果得四
月八日似可無疑義演草各數繕呈鈞誨

復許滇生師書

不侍函丈者又五年於茲遭變流離未嘗以一紙書叩請起居鄭生斗南來乃蒙手翰先施慰諭縹緲存問周委十讀三復且感且慚桂芬愚戇無知獲罪權要南歸之日便擬鍵關戢影不與外事庚春賃一椽於鄧尉山麓東崦之濱移硯其地以藏書數萬卷自隨避罽非避難也初夏粵匪突至眷屬倉猝下鄉一肩行李而已以故桂芬之被難家具蕩泯而書籍獨完可謂奇幸嗣是輾轉播遷於具區左側凡六易地而至滬上四孫喪其二客春重以悼亡肝疾屢舉心緒益無聊賴遂辭曾帥之招而少荃中丞來滬復有差遣委用之命會疾作遂巡次且者半年既思東南漕務積弊桂芬三十

餘年來宏誓大願欲效移山之愚未嘗不欲藉手賢大吏以
成之七世叔撫吳時功虧一簣汔於無成天邪人邪至今爲
恨曾李兩公似皆可與言者萬一能行吾說不特前此見忌
宵小一官蹉跌事非無謂而桑梓之受益不少故以中冬移
榻大營區區若衷惟我夫子深知之至桂芬引疾來早不作
重望觚稜之想惟鰥居而後父子相依如次兒亦倖一第不
能不牽率北行重侍眷風中亦未可知之事耳

與李方赤太守書

方赤公祖閣下比奉謁承閣下以城中失竊之案疊出思有以弭之勤勤焉爲芻蕘之詢意甚誠芬不揣固陋輒以禁夜行之說進匆匆未盡所欲言退則買權叢江蓬窗無事敢伸紙以畢其說惟閣下裁之吾吳之積習甚矣明而動晦而休民之常道也吾吳不然其起也以巳午夕飡以二更甚則中夜街巷行人雖三四更不絕城門之啟閉無時夜過半有肩輿至者輒列火炬數十步外傳呼某巷某家門卒應如響詰旦詣其家取直閫門一夕必得錢一二十緡故守閫門之弁尤爲美缺城中柵欄不修終夜行人往來莫問坐是宵小竊發肆無忌憚報竊之案夕或數十家北寺一帶夙爲丐藪翦

結控包搶帽之事日不絕聞芬以爲惟嚴夜行之禁足以弭之芬不敢遠引京師也浙之杭州同省之江甯以與將軍同治城門管分而閉民不以爲厲今縱不能如其制以二鼓爲率何遽不便城內外大小街巷凡兩歧之處率令以徑三四寸大木編爲柵欄令本巷更夫守之亦以二鼓爲率一律鎖閉無論大小衙門官親幕友長隨吏役人等不得擅啟有公事或巡查之員必示以符信始許前行至旦查明本巷無失事乃啟柵如是則行竊者枝枝節節無非羅網往來且難何況搬運而謂竊賊不少衰者無有也先王井田之法縱橫溝洫以限戎馬之足處家守門戶時其出入謹其啟閉所以防盜賊也事無大小理一而已至於鄉鎮寫遠間有劫奪之案

亦令仿此行之盜必遇柵擊盜則三萬勤一鎮鎮人羣集未成而逐之固易已成而擒之亦不難矣然則民無不便乎曰有嫁娶也救火也紉兒也夜作之工也不知詛吉之法重日不重時不妨卜之於晝救火非可說言聞有火則啟火息閉如故偶然事耳恤孤乃仁政所先紉兒無可緩應令本柵夫詢明居址名姓記之仍伺其返無他則已至夜作之工令就工所住宿不得藉口墮業舍是何不便之有且夫爲一事而止辦此一事者利猶小爲一事而不止辦此一事者利則大賭博之羣聚在夜酗酒之滋事在夜押頭店及禁煙之交易莫不在夜其夜行而彼善於此者紳富子弟及官親幕友之爲狹邪遊者耳夜行之禁嚴則若輩斂迹未始非風俗人心

之一助夫資夜往來非盜卽竅亦何嫌何疑而不急爲禁止哉昔毛河石頌湯文正公之政曰閭樓夜鳴瑟游媚貴富皆嚮晦闔外巷私有望於繼起者矣歸權不遠容繼見不宣

此書作於己亥之秋太守得書遂嚴夜行之禁卽用書中語出示太守之虛懷若此棚欄一節以議費未果越二年辛丑逆夷內逼始議修棚如書中言丙午峴銜恤歸里見之爲之慨然

自記

與張詩舫尙書書

昨寺僧言英夷旦夕來假館促移寓第雲鶴閒蹤家具少於車何憚一遷徙之煩亦無營焉且計屋付值與寺僧無德不必爲作說客惟竊以爲子城之側非他族所宜處又彼夷習天主教丈六金身疾之如寇讐寺殿供奉諸佛神像一作豕牢羊圈損及莊嚴未必非意中事第相依逾歲於龍象不爲無緣旣有所見用敢言之執事爲萬一護持之望乞與韞卿京兆熟思而審處之前一節爲龍王堂作說客後一節并不獨爲龍王堂作說客也一笑

與當事論捐辦防堵書

竊謂捐辦防堵與捐賑不同故張若干有一定之期防堵則賊一日不平防卽一日不撤募捐之法宜常不宜暫宜零不宜整宜先定各捐戶每日若干文一月一支至撤防日止始可一勞永逸此不同一也捐賑必甚有力者始可爲之小康之戶無與也防堵則苟有身家卽應保衛凡百產業凡百貿易似無一項不在應捐之列廣有山房者固宜捐稍有衣食者亦宜捐與捐之類必應廣所捐之數不妨少此不同二也捐賑多一文卽貧民多一文之食雖有冒濫實惠亦十得六七至防堵而捐錢太多取之則逆水行舟用之則乘風揚土事甚無謂且益爲出錢者所藉口此不同三也鄙意以圖捐

爲主卽入勸募於稽查保甲之中多其途以集之少其數以
卹之分其期以紓之定其式以均之各圖中舉一公正紳耆
生員爲圖董開列本圖爲巷若干爲戶若干某戶某業屋幾
椽上下幾人務極詳盡卽其家之貧富可得大略如遇店鋪
則視坐落之苑枯生意之大小以爲等差大抵以房租三四
日之數爲率店主房主各出其半房租以一年計之卽與一
月之數不遠如二三月卽
停爲數
便無幾已產則以鄰居爲準不得減半各典則城內外一律
定爲每日若干文別有房主者則量增房租亦以鄰居爲準
有兩宅者分捐有宅有業者業與宅分捐宅須保衛業亦須
保衛人無辭也一圖彙爲一冊送局總核數不如法者駁正
之乃統計城內外共數其本圖捐數用數相當者無庸挹注

外有餘則歸諸局不足則資諸局或令有餘之圖兼轄不足之圖惟不足之圖必人煙寥寥之區恐其藏匿奸宄巡查更不可不嚴而經費卻不可過減宜嚴核其數以杜濫支之弊每圖仍以捐數用數或歸局領局之數榜之通衢令人人其見以示大公若是者出既易爲功用非難爲繼亦以地力略盡尙非竭澤而漁斯亦折衷之道矣

與曾揆帥書

違侍十餘年世變一至於是而執事以經術理學文章之業從容指揮撥亂世反之正將躋

國家於中興之盛誠不欲以三代下期執事而有鬲伊陟臣
扈巫咸之屬政績無可考獨傅巖以典學成相業佐高宗服
鬼方朝重譯厥勳爛焉亦越成周則召穆公其人乎詩曰江
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是求箋言於江漢水上命
將帥遺士眾使循流而下來求淮夷所處也又曰于疆于理
至于南海箋言至於南海而功大成當時所謂南海蓋今江
浙地越世家所謂濱於江南海上者是句吳於越之名特其
自號不通上國故但曰南海宋洪邁以吳越爲東海閩粵爲

南海則後世語也執事發迹兩楚東征之師將達海上正與之合又穆公嘗諫止謗在內爲直臣在外爲勳臣尤前後如一轍詩又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序亦謂穆公詩則又江南北億萬戶所望於執事者矣晚通籍之初亦冀尺寸建白不欲以等儕自居咸豐之初潘文兩相國將以講官薦事不果行晚尋以憂歸會軍興與團練之役許洵臣前輩撫吳屬以大小戶均賦事晚任之力州縣遷怒於某大戶之族無何某當路遂中蜚語窮治無所得猶以回京失期開缺需次年餘得肝腸上升之疾乃歸疾或間月作或月間作作則耳不聰目不明百事俱廢今年才五十有四而鬢斑鬢白精神記識減曩時十之七頽然如七十輩世康云

霜早梧揪風先蒲柳年不待暮有疾便辭竊自念腳躡手板
則夙願不及抽毫進牘則目力不勝內外無一可出山之志
長此已矣日者錢戶部李中丞先後述執事招致之意良厚
極思借階前尺地一吐胸中所欲言汔以疾未及赴比中丞
復登之薦章且優之以不令遠行不與專責所以慰勉衰孱
者甚至而復揚生於項懼又成遼條不能俯之疾纏綿藥裹
兩月餘矣少差當就營背秋涉冬體中可支伺飛輪之便上
謁麾下固所願也長夏養疴檢校切餘舊稿將拙議四十首
繕成兩帙郵呈是正籌筆餘閒撫覽及之如不以爲巨謬敢
乞賜之弁言託青雲而顯附驥尾而彰榮幸多矣方今

兩宮堯舜

朝局清明願執事遂成大勳軼周宣而媿唐虞菰蘆退士敢
以一瓣心香爲左右虔祝至江漢末章所謂桓桓圭瓚者不
足爲執事頌也

與陸督部書 己酉

維揚道中順寓數行度早塵甍伏承台候萬安宜春多吉如
頌晚臘初登車積潦新涸黃塵不興復無朔風雨雪之阻奉
籃輿安穩抵京卸裝會館不日僦屋移居可以告慰前遇石
梧前輩舟於寶應道中談及都門方爲折漕之議移淨收作
正供頗承虛懷延訪晚力言其不可行甚以爲然顧猶冀廷
臣或有爭之者泊抵此數日間遂定議自主議數公外多知
其不使而不能言惟姓舫前輩手增損會議中字句使之渾
融而已竊謂此卽耗羨歸公之舊法而淨收之耗羨與他耗
羨有間他耗羨爲有定之數歸公與否一舉手間耳淨收則
無定不特各直省之數不同卽同一省而各郡縣之數不同

同一縣而諸色人等之數不同以吾鄉言之大小戶數既不
同大戶中數亦不同卽小戶中數又絕不同大抵最多者輸
錢直三四石當一石稍少者輸米二石有半當一石更少者
若元和之章練塘等二石當一石州縣隨地隨時可進可退
或得或失事畢而統其大凡寔多益寡始有此羨餘之數故
浮收之數卽石四兩有餘而可幸暫安正供之數卽石三兩
不足而亦難無事浮收之盈大戶難而小戶易正供之盈大
戶易而小戶難難在大戶者糾訟挾制其患小難在小戶者
擾勸棘矜其患大蘇松重賦沿官田租額爲糧額故常六七
倍於同省一二十倍於他省此時議折意在多多益善自不
能如周文襄之金花銀一兩準米四石及雍正間奏准之每

米一石徵銀一兩聞依漕尾例價每石銀二兩四錢之數猶以爲不足有二兩八錢之說是米二石有餘之手價也夫天下莫重之賦方人人有希恩望澤一朝量減之心乃非惟不之減且驟舉一二十倍者而更三四十倍之也句容徵糧民間自守相沿一定之錢數銀價倍長而不增增卽滋事厯有舊案今議若僅行之民馴之縣而不行之民悍之縣茹柔吐剛無此政體一律行之變可立待至江蘇非產銀之區蘇州上海而外鄉縣皆用洋錢持銀入市無問者每繳錢糧各縣齋錢至蘇市易銀交藩庫越日兵餉發而銀仍入市市中流轉止一二十萬金鴉片煙則各處載元寶來購當別論裕靖節之權蘇藩也起奏銷期盡六月縣遣候補一人監之逾期卽以其人代州縣

驚懼爭趨之數日問銀價驟貴至二三百錢是役也四郡積
虧暗增二三十萬靖節尋亦悔之若行折漕則銀且數百萬
哀聚更多騰踊必更甚銀日求日貴米日棄日賤以米準銀
數益懸絕民困而官與之俱困此必然之勢何以善其後以
鄙見揆之實不可行比來京朝官有問訊者晚告以江南有
執事與石梧前輩在事必不行願操左券旣明知執事之必
不行而輒爲此喋喋者亦知無不言之意云爾石梧前輩處
亦附一函如石聞義壩已塞積水就平江北整鴻尙資安輯
諸仗紆籌勞勩可想祇請台安不具

與許撫部書 癸丑

蘇省漕務至去年亦殆哉岌岌矣近歲已來折價台米價直以三四石當一石刑驅勢迫莫敢枝梧非一朝夕之故粵匪內犯民心稍稍動矣卽如去年吾蘇屬江震二邑佃戶齊心不還租官無如之何糧戶大半不納賦官仍無如之何松郡尤甚青浦首倡聚眾拒捕毆官南匯倉寓爲民所火官僅以身免華亭錢漕家丁下鄉鄉民積薪繞船四周逼令縣差舉火頃刻而燼灰流無蹤今上海又有折毀公廨之事孟子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此之謂也將繩之以法乎是速之反也將置之不問乎是教之抗也二者無一可加以寇在於垣警報迭至大憲懼州縣之滋事知催科之不效遂有展緩上

忙之請以冀目前無事而終非了局也杞人之憂方惴惴焉
忽聞執事奏准歸局捐輸抵完上忙始知裕

國便民以取爲與未嘗無善術也蘇屬勸捐三月之久僅得
銀二十餘萬兩卽竟是役四郡不過四五十萬止矣考蘇松
常太四屬上忙錢糧爲數不下八九十萬兩

此本年除災緩
外應徵之數

若果行此卽十得八九一兩月間數十萬金可坐而致也籌
餉之捷無逾於此向來各屬錢糧折價約每錢二百九十文
內外今歸局捐輸卽使量增雜費不過加一計每錢二百二
十文而止人情不甚相遠願早二三月而出錢二百二十乎
願遲二三月而出錢二百九十乎

二百九十就常數而言若
時日稍遲發票拘戶則船

錢飯錢惟所籌案或遇了書
易人卽如數重繳皆出兩倍

不待智者而辨焉特恐阻撓過

眾終於不行耳大氏此法一行大利於

國小利於百姓小不利於慣欠之緝衿大不利於分餘之州

縣及受規之官幕

自糧道本郡以及署幕向有忙規松屬之數尤鉅

尤大不利於多

方中飽之丁書差役何以言之妖氛未殄設更有青浦等縣

之事小則糜餉大則從賊皆國家之害此法行而一切可弭

故曰大利民間言曰十文者今出六七文故曰小利平民踴

躍爭先則慣欠之無補形之下不能過遲故曰小不利漕

利歸於州縣者十二三歸於丁胥吏役者十七八此法行而

一掃空之故曰大不利州縣即願之丁胥其願之乎今其言

曰此例一開將來二百九十文之數不可復徵是數十年已

固之藩籬一旦而毀之也其不便一也此次踴躍輸將適以

形前此後此徵收之細爲上司所藉口其不便二也儘徵儘解無可挪移其不便三也其阻撓之法亦有三昌言緩徵有詔難以沮格一法也紳董有賓師之道未可責以吏事二法也定議定力不造申不給申逡巡而秋期已屆啟徵如故三法也執事痼癩在抱誠欲繼睢州桂林之業自非風行雷厲恐無以溥實惠而挽頽風謹擬增入章程兩條一給串宜速也丁書向以串爲奇貨雖交銀亦不遽給此時銀由抵劃無耗可圖銀已歸官無弊可作斷無反肯給串之理倘如憲札事竣由局造冊送縣給串是永無得串之日如必得串費必數倍百姓知之熟矣雖至愚亦不入其彀當此官民不信之時自非銀串兩交斷不能辦應勒限州縣派書造串送局一

而局董收銀給票一面縣書憑票給串隨收隨給勿踰本日
一限期宜準也胥役既不樂從曉諭必不肯徧且希冀轉瞬
秋後便可自行開徵今卽不能先行給發易知單亦必先期
協董徧出傳單窮鄉僻壤咸使聞知限兩月爲期捐局將串
還縣之後仍由州縣催徵一面札諭州縣此事已會星使奏
定萬無沮格不行之理如造串稽遲秋後已屆仍須送局兩
月之後方准州縣自徵而稽遲之員必以貽誤軍需論罪不
貸則州縣之望絕矣伏祈台鑒

與許撫部書 癸丑

來書過承獎借以桂芬前書恂涉漕務諳諳下問疑義相析
實事求是可謂仁人君子之用心得賢大吏如此江南億萬
戶之福也桂芬雖賈焉無知曷敢稍存忌諱以負虛懷蘇松
漕務至今日不可問矣向來州縣匿荒不貼贍黃此古之道
也今則贍黃高揭拘甲戶則曰乙丙荒而汝則否拘乙丙亦
如之向來開倉多派丁壯守護大斛此古之道也今則斛不
必甚大公然唱籌計數七折又八扣斛自五斗四升起約至六斗止兩次七折八折
卽一石變爲三四五斗而淋火踢斛捉猪倉役格外任取米數糞入倉鄉民拒之聲如豬故曰捉猪
樣盤米貼米挑除米色不出私費卽講貼米等猶在其外又有水腳費定例每石
五十二文今花戶費驗米費灰印費篩擗費厥門費厥差費
或三四倍

合計約米直一二斗總須二石五六斗當一石道光初元御史王家相疏云官以其私徵米一石當正供七斗民不堪命不知三十年間何以遽增至此然比之勒索猶爲懸絕矣向來刁生劣監包完倉糧此古之道也今則不但包完而且包欠不但生監包欠而且丁胥差役無不包欠向來州縣辦漕爲一勞心勞力之事今則大概由了胥包辦卽不包辦亦止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今日發串若干惟其所取明日收銀若干惟其所與今日比某差明日拘某戶今日具某稟明日出某示惟其所使州縣頰首聽命雖上司有所不畏矣向來辦災若干分卽徵銀米若干分今則年年辦災年年倒箱將串全數發出催徵能徵若干惟力是視但以疲戶不完者入災分不謂之倒箱

復論分數矣向來已完數若干已掣串若干有堂簿可考今則不設堂簿實徵數目惟一二丁胥知之雖本官不與聞矣向來開倉之前散給易知單憑單完糧原所以稽查舛誤今則易知單特爲糧書需索舞弊之符或索錢每畝百文數百文或竟不給蓋不給則不能自完必由糧書代完或代完米而令償五兩之長價或代完銀而令償漫無限制之長價聞有米三合而取錢百文者甚或包令不完矣向來銀米既交不過數日後給串今則有先借銀而數月後得串者亦有繳銀而終不得串者更有已借已繳之後官忽易一丁書前銀概不承認逼令重繳者更有慣欠之戶本不欲得串但於追呼之頃付銀十之一二以幸無事丁書等亦利其爲額外之

獲而歲以爲常者此中句稽之數雖神仙不可測識前書所

謂利歸州縣十二三利歸丁胥差役十七八

每辦一漕以中數言之門丁漕

書各得萬金書影以十數共二三萬金糧差正副三五十人
人二三百金又一二萬金糧書二三百人人一二百金又三
四萬金受規上下諸色人等在外此其大較也前見伯厚前
民膏安得不竭國課安得不虧

輩有平徵平解之議又述執事書有曰不奉法者經徵官軍
法從事督徵官屏之遠方得古人用重典之意居今日而言
整頓誠非此不可惟是用刑宜峻而立法宜寬江蘇州縣自
然之利甚少非如他省有落地稅等之人如錢漕絕無盈餘
實不足以贖公私之用平徵平解斷不能行爲今之計既不
能損上以益下復不能損下以益上惟有損中飽以益上下
以全縣萬戶之眾詎不能供億一縣主特不宜聚丁胥以下

千百無賴之徒以有限之脂膏恣無涯之耗蠹補偏救弊莫如紳民均賦之一法又本年情形於折色爲宜謹就管見別爲一議並章程八條奉寄附玃區區用副詢藎盛意惟執事采擇焉

與許撫部書 癸丑

再啟者蘇城官募糧船水手及廣勇二種頗爲民害而廣勇尤甚輒以與賊同鄉一氣恫喝鄉愚巢窟在閩門外一帶製成火黃旗及大鎗揚言有此則賊來不殺索價百洋富戶有購之者居心叵測道路以目近復手持各衙門製造刀鎗到處殺人劫物有爲鄉民拏獲送官者官不得已梟示五人越數日其黨取其首公然衣冠斂之官不過問訛言四起不第患其賊來而內應直患其賊未來而遙應稍有知識無不寒心某等深知廣勇之凶惡此等係上海保送煙土之人實凶惡中之尤桑梓見聞較切曾於未募之先力言於藩臬二君嗣以蘇民脆弱無从應募間有無識之人或言廣勇壯健可

用遂爾招募多人此時當事未嘗不知未嘗不悔而忽招忽
麾亦屬爲難惟閣下鋒車初莅雷厲風行且能洞照一切務
懇飛檄吾郡以上海海口緊要爲名飭令星速全數遣還上
海無許一名逗遛仍舊給發口糧或上海籌款或仍歸蘇局
俾不致陽奉陰違爲害更甚上海同屬王土同屬子民而若
輩相習已久民情較悍不致兇懼又有吳觀察尙能駕馭不
致如蘇垣之聽客所爲倘荷施行以免蘇城旦夕意外非常
之變吳民幸甚頃又在局見探報知賊踪北抵黃河同人聚
論或以決隄爲患某等因思我兵與賊同在隄下則決隄之
害彼此同之固無足慮或又以賊登南隄而炮轟北隄爲患
不知北隄旣決河北被水野無可掠且決流在前追兵在後

非賊之利也所可患者我兵躡賊之後而賊驟登下游隄上
卻於上游決河使追兵被淹賊卽於斷流處北渡萬一有此
關係非小閣下洞曉機宜自必早爲計及而某等獻曝之誠
知無不言亦有不能自己者尙祈與河上諸公秘密商防爲
感

與吉撫部書

遠林孝廉旋里述執事明諭將以楞香副憲及賤名專疏敘勞副憲例不邀敘某內則講讀外則道府聽所自擇濡毫以待密啟無遲云云某何人斯獲與此數此蓋大君子一藝必庸小善必錄之盛心而自不肖者得之乃循省涯分而直無以自處焉惟有戰兢慚悚於無窮而已至某等皆樞要所不喜執事顯與立異毅然不爲所撓屈斯其居心雖古大臣何以加之感戴之餘尤深欽佩惟是賞從其重者大吏鼓舞之微權也而量而後進者鄙人出處之大節也以某揆之有不可敘者五不願敘者二而又有不敘而不啻其敘者一敢爲執事陳之將敘勸捐邪凡在鄰里鄉黨罔非兄弟甥舅減彼

之財增己之秩於情安乎其不可一也將敘團練邪傲郡風
氣柔弱習與性成某等奉

詔以來三年於茲雖備用其訓練申警之方迄未改其荼靡
隋窳之習萬一有警斷不足恃不遑引咎詎敢計功其不可
二也將謂省垣安堵邪蘇州南北距賊恒二三百里大軍保
障其南向營屏蔽其北高枕而臥何功足錄其不可三也孝
廉述執事之言曰上海之不滋蔓在早復青浦青浦之早復
在某等所募撫勇之力上海之復亦撫勇功最且兩年中士
飽馬騰支應不匱亦有微勞此特執事歸功之說夫論軍功
者其上運籌帷幄其次躬冒矢石若峙芻茭鍛戈矛皆下焉
者也其不可四也孝廉又云癸丑三月之事若無副憲與某

不特省垣蒙垢亦且辱國宜上聞以旌此兩人聞之不勝駭汗此事特一二市儈所爲問及搢紳名氏半出假借據實言之必興大獄且恐難成信讞若隱約其詞萬一

聖天子震電含怒詰責主名爲事更大某兩人雖矚然不汗亦將坐不能舉發之咎尤不願執事之爲之也其不可五也至於某自知無外任之才前在都門保送御史史館總纂一切辭之近復蒲柳早衰藥石不輟無叔夜七不堪之傲有康節四不出之疾簿書鞅掌所不能任此不願外敘者一也本署遷擢計資者半大考前列者半至軍功議敘二百年來所未有驟創其名必且駭人觀聽徐考其實更恐滋人疵議或者不察濫列知兵將令駕輕就熟旣挾持之無其實隕越之

堪虞此不願內敘者又一也惟某奉

詔團練在服闋之先銜諸吏例此時北行本非所禁祇以執事與洵臣撫部先後挽留遂爾感激馳驅遷延濡滯瞬息之間又逾三載中屢陳辭未承聽允今者賴執事之力掃蕩海隅賊氛較遠似可聽某回京供職某科既甚深資非甚淺回京之後坊局一階期亦不遠此則所謂不敘而不啻其敘者又一也以上情事一一皆肺腑中語恃執事知我且曩嘗聞執事推誠相與言無不盡之教用敢披肝瀝膽而出之惟執事鑒其至誠俯如所請幸甚

與趙撫部書 丙辰

昨奉塵教辱承執事虛懷大度勤勤焉爲芻蕘之詢具見執事容保爲懷廓然有古大臣風非尋常所可跂及曷勝欽佩尋具公牒一扣亮邀清電承諭一切利弊有公牒所不能盡者續以函陳用敢爲執事畢其說竊謂倍征無藝他省尙不可何況江蘇以江蘇淨糧最重也平時尙不可何況有事以有事民心易動也有事固不可有事而遇旱蝗相繼如今歲則尤不可兵荒交迫民不聊生血杖淋漓敲骨吸髓小則轉於溝壑不忍言矣大則銜而走險尤不忍言矣今日漕弊不外兩端一在長價一在注荒大戶旣出短價又能注荒是再益也小戶旣出長價又不能注荒是再損也去長價之弊曰

均賦除注荒之弊曰均荒固宜同時並舉庶可弊絕風清願
或者謂江蘇州縣無地稅派徭之事不能不於漕務中與以
出路則於二者先行其一雖非除惡務盡之道尙不乖於變
法以漸之說因思均荒而不均賦厥弊四短者必加短一也
長者必加長二也全荒亦須完糧三也欠戶勢且益眾四也
均賦而不均荒厥弊二大戶必更少完一也小戶必致全完
二也兩者相形似以先行均賦流弊較少而又名正言順也
前牒中專言均賦而於注荒不及一字蓋行其二與行其一
待執事之爲之矣而特不可一不行也一不行常年之弊已
眾著本年之弊更難言前癸丑年亦嘗折充軍餉每石銀一
兩四錢幸是年喬鶴儕太守與桂芬公議折價大小戶一律

四千彼時銀價每兩二千餘文解銀外所餘無多不致流弊若本年而聽其自然仍如歷年完米石加一兩石完折石錢八九千皆合銀五兩州縣所餘之利不可億計其中官得十之一二丁胥以下千百虎狼瓜剖而豆分之各有千百之潤昔輩經此大獲後將求繼口腹既大屬屢更難諺云一次情下次例竊恐變本加厲東南糜爛將自本年始而執事適當其任竊爲執事不取也執事爲楚北循吏仁心仁聞遠邇共知謂執事愛吳民庸不如愛楚民乎用是延頸企踵以待執事且待執事之卽眞非面諛也紳士同此數人何不請於前撫軍何不請於今漕帥是其明證執事不來固不敢請執事來而事勢未如本年之甚猶將請之况適值本年乎明史載

周文襄撫江南召父老問逋稅故皆言豪戶不肯加耗并徵之細民乃創爲平米法出耗必均又通志載景泰間陳泰撫應天時富室田多輕額而重者多在貧下泰均之令五升之田倍其賦而官田之重者止取正額澤均而賦不損上下便之是前事之師也有此一舉積年弊竇一旦廓清江南億萬生靈再生之機皆仁人之賜執事政績秩侯官而媿睢陽固不待言藩臬府縣諸公無不附青雲而顯於某等無與也或冀郡邑志乘私家傳記謂是役也某某與有贊助之力其榮多矣執事不能任並世誰能任之者喁喁赤子翳誰是望執事其能恣然乎夫裒小戶而益大戶小戶之利而大戶之不利也某等亦列於大戶顯然損己利人而嗷嗷焉爲此瀆請

者誠體執事愛民之心愴然於閭里編氓之罹於水火不忍獨受其利而已夫損己利人之事宜非盡人所願爲今執事有衆議未必僉同之說當有所指牒中乎牒外乎某等亦不必知其名氏執事固不以願爲損己利人之事爲非而以不願爲損己利人之事爲是也宜問是非不宜問同異願執事之無聽之也曾綏曾璋憶昔年先文恭公在京邸時以桂芬猶知漕務嘗與商運均賦之法桂芬以當時幫費過重辦公爲難未有以對今者幫費去而浮數如故節省免而浮數又如故海運經費遞減甚至動支漕項不惜減損帑藏體卹州縣而浮數汜如故州縣出數年少一年州縣入數年多一年財盡民窮伊於何底適聞今茲折餉之事若不及此整頓

貽害更鉅不得已而爲是請猶是庭聞師訓也願邀福於執事遙觀厥成以遂文恭公未竟之志而曾綬二三昆季感激涕零更出尋常萬萬矣再州縣動以起運津貼爲說不知其中大有區別白糧最重石銀二兩糙糧半之兵米運費無幾行月平價論折恤孤多用次米至糶變之米既經刪除卽無須分文顆粒不得概以糙白糧爲藉口而徵之於民固一石自一石牒中通盤牽算四字重言申明者以此至本年有折餉之歛更無須貼錢不可爲例前論逐款細核幸飭各州縣將本年起運糙白各若干留備營米若干節省及兵行月卹各若干開具清單爲執事持籌計之卽可了然癸丑年喬太守與諸紳會議均價四千之日長洲向公柏齡護持籓籬不

遺餘力桂芬爲言諸帳俱在足敷辦公卽與君訟之刑部堂
吾官可去吾算不可易向公默然而罷今猶昔也嫌怨二者
非桂芬曾綬等之所畏矣郡志載尹文端公撫吳禁收漕官
吏陋規浮費每石加費六分以三分給旗丁三分給州縣卽
是此法今殆十倍過之而州縣又以爲不足今古人不相及
豈不遠哉所謂公牘不能盡者大略如右惟執事採擇焉

復潘少宰書

手教敬悉承示書合葬一節考黃氏金石要例以爲起於王慎中自唐至元無書暨配某氏者堯峰文集有與某書意略同徐氏讀禮通考近王惕甫碑板廣例皆歷舉唐人合葬雙標之文以糾黃汪之疎是從俗雙標未爲無本而施諸宰相大臣雖明人集中亦未之見鄙意終不欲襲之也昌黎集中台葬之誌不可枚舉文內詳述夫人事實而題則不列黃氏說楊炯文興元少尹房君誌云公之喪自興元至夫人之喪未及昌黎自江陵至遂以某月日合葬雖同時合葬而題仍不列蓋合葬不雙標自是正例而葬之同時不同時並不論也若依俗例卽非同時合葬亦必雙標今文恭公誌應兩夫人並列方

爲諧俗否則恐尙有議之者不如竟從興元篇爲是與其從俗而爲人議不如從古而爲人議也惟執事教之

與友人書

比奉手翰過承獎飾萬不敢當此時某方負疚之不暇何功可言至謂三分之一宜普減不宜遞減謂某附和方伯則不能無辦大抵宜遞減之說有三一曰論理蘇省賦額輕重不論肥磽而以各縣舊時官田之多少爲差郡縣志載之詳而又詳曹愷堂云蘇松田肥常鎮田瘠此不讀書之謬論也且無錫膏腴惟常昭可比肩迥非各處所及道路皆知則曹君又不但不讀書矣明建文詔略云各省畝稅有輕至數勺者江蘇亦有輕至數合者獨蘇松畝稅數斗百姓苦之夫畝收以一石爲中數準古什一之義畝稅一斗不爲少嗣今一斗以上浮糧皆除之此非興朝事不欲援引而其理不可易也

乘此

殊恩大沛之時乃泥於三分減一之部文令蘇省仍有畝稅一斗三四升之縣有明稅政除之不盡似可不必此論理之宜遞減也一日論事減賦不獨利民生亦以利

國計何則民力既紓則辦公自易也向來嘉寶川沙額稅較輕之處辦漕獨易今又減三之一則易者更易徒令缺分增肥吏役益飽是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長元江震等處減三之一尙餘一斗三四升則難者仍難於事無濟龍子所謂算取取盈之說其弊正同此論事之宜遞減也一日例案周况減賦之案有一斗以上四斗以上之別原因本數懸殊故爲此裒益之法至今傳爲善政不聞有非之者今之懸殊猶昔

也獨以遞減爲非耶

先朝特詔減銀亦蘇多松少卽二三十年災緩分數無不重
額州縣多輕額州縣少皆不聞有畫一之說是論例案之宜
遞減也至爲普減之說者大指亦有二一曰立法簡明胥吏
無從上下其手此似是而非之論某縣應減若干成此非胥
吏所能主既定若干成之後不得不授權胥吏此亦與普減
同病蓋上下其手總在上中下則之分而不在每縣總數也
一曰旣須合本縣若干成之數又須合通屬台三分之一之
數疇零繇瑣小民難曉此說爲近之然如顧子山觀察所議
一斗以上減爲一斗一斗以下減去一成旣簡且賅何嘗不
婦孺皆知也某於故樞相某尙不附和致開罪而不惜豈肯

附和方伯然亦不能違心而與之立異也幸知己諒之

與錢映江書

承示大箸言貢助徹改數不改地自是確義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雖算數譌舛不合亦不知所謂古者何代今者何時要爲古今步法無一定之證步法旣無定卽畝法隨之而變卓見極是惟蒙竊有獻疑者孟子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與王制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語正同顧考之經傳相去有懸絕者禹貢紀五服皋陶謨曰邶成五服至於五千鄭康成曰禹治水敷土旣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各五千里是爲方萬里得方千里者百也周禮職方氏九

服鄭注要服之內爲九州爲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合之要服之外亦爲方萬里得方千里者百也國策蘇秦之說六國於齊曰地方二千里吳師道補注云史三千里今史記蘇秦傳亦作二千里於楚曰地方五千里於

趙曰地方三千里

史記二千餘里

於魏曰地方千里於韓曰地方千

里

史記九百餘里

於燕曰地方二千里張儀曰秦地斷長續短方數

千里墨子曰宋方五百里范雎曰中山之地方五百里本書

又言今魯方百里者五

計爲方

皆與齊地千里之說不合果如

孟子之說步百爲畝三百步爲里

王制方百里者爲田九萬畝

周尺一尺

當今工部尺六寸六分以六尺四寸爲步計之得一步爲今

尺四尺二寸二分有奇一里爲今尺一千二百六十七尺有

奇於今里法爲一百與八十八之比例是所謂方千里者九
直今之縱橫二千六百四十里耳有是理乎以今地證之西
自遼陽東至萊州盡海一千數百里北自蒲臺南至蒙陰亦
五百里皆齊境也謂之地方千里豈自來沿革之表皆不可
據乎且禹貢職方又何以云然或亦尺法步法不同之故還
質高明何以定之

復莊衛生書

蒙讀書爲文三四十年所作實不少而才力茶靡不能振天
實限之亦何敢侈口論文顧獨不信義法之說竊謂文者所
以載道也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謂舉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數
無一非道之所寄卽無不可箸之於文有能理而董之闡而
明之探其奧蹟發其精英斯謂之佳文故長於經濟者論事
之文必佳宣公奏議未必不勝韓柳長於考据者論古之文
必佳費與考序未必不勝歐蘇文之佳者隨其平奇濃淡短
長高下而無不佳自然有節奏有步驟反正相得左右咸宜
不煩繩削而自合稱心而言不必有義法也文成法立不必
無義法也反是言之魏叔子爲昭代名家而序梅氏歷算全

書不知所云梅伯言亦近時能手而序郝氏爾雅義疏開口便錯無他強以所不知困於所不能也以其文豈不周規折矩尺步繩趨佳乎否乎惟碑版之作前賢成式具在身處後代不宜徇規矩而改錯故金石不妨言例而他文不可言義法於乎詁經者以例說春秋而春秋晦必非游夏一堂之論也爲政者以例治天下而天下亂必非唐虞三代之法也操觚者以義法爲古文而古文卑必非先秦兩漢之作也譬論如是藉求是正如有以發我矇固所願聞耳執事躬儼黼黻王路馳驅際茲

國步艱難方當撥亂反正別有經天緯地之大文爲同譜光榮又豈僅區區翰墨爲勳績邪

致純衡堂書

清丈之爲弊蓋前人備言之安石方田固已明張江陵清糧
詩士有詩云量盡山田與水田止餘滄海其青天世間安得
閒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其繹騷可想然亦有行之無弊者
子產伍田疇孟子正經界不必言朱文公之於漳州海剛峰
之於瓊山

國初李公敬修之於我長洲至今猶稱之然則清丈非必弊
亦視行之何如耳顧從前之所謂清丈雖有弊有不弊而某
固不敢任之也朱子經界無可考剛峰之法令民以灰畫地
六尺爲一眼卽一步當時便以爲癡算後人又有創棕網之
法一格爲一步亦癡算之類也李公魚鱗冊方向之不分長

短之不別有并零爲整之數無由整化零之法清而不清者也
大氏古人無眞知清丈之法者故地理無準圖土田無實
數行清丈則耳目寄之胥吏期會及於業佃證佐又旁推之
里書糧長而百弊叢生矣昔年李申耆先生爲某言前宰鳳
臺欲清丈而不得其法近始知用羅經之法以不及用爲憾
某法蓋受之申翁繼又殫心竭慮變通之使加精焉可謂創
前之所未有此有利無弊之清丈非猶夫從古一切之清丈
也約而言之有七利焉按田科糧而有田無糧田多糧少之
弊絕利一荒區廢塚概予豁除而有糧無田糧多田少之弊
絕利二高低眾著科則至公無從上下其手利三實田實戶
實糧飛洒難施詭寄易辨利四土田爭訟按圖可斷不待履

勸利五高下有度旱潦易稽利六高亢者尋屏水之源低窪者籌築隄之法按圖易瞭水利可興利七及今行之更有一利此法行之平時免糧之額彌補綦難增糧之戶怨咨必作今適值

恩旨減賦之時不特免者無迹卽增者亦終於有減無增不爲民厲此又千載一逢之機會於此舉尤宜者也至近代論清丈之害者無慮十數家莫切於楊氏自西之疏陸氏梟亭之論以今法核之則言七害一僉報之害今由局自丈自繪不關業佃無所議會報二供給之害今經費限以每畝四十文無所謂供給三造冊之害今總在四十文之中無所謂造冊四差役之害今一切由局經理無所謂差役五戶式之

害今局董自袖一頓步弓無所謂弓式六比較之害今圖成而事藏無所謂圖長比較七覆丈之害今一文無不準無所謂本官覆丈陸論言四弊一縣官無才今不問縣官二吏胥作弊今不關吏胥三豪強橫肆四小民奸欺今憑田得數無可增損橫肆奸欺技無所施而陸氏論末則云惟立大小標準之法簡明無弊陸氏不知用羅經之法而此一語先得我心此法若行起陸氏於九泉當亦撫掌稱快矣是議爲某四十議之一姑妄言之衰病之軀憚於從事實能言而不能行陳子晉茂才精通算術謂確有把握遂有試行之議某則終恐其不能成蓋未有能成而反以爲弊者聞貴郡官紳不甚謂然撫藩屬某赴郡面論以釋所疑某已許爲一行旣而思

之成之於某何加不成於某何損何必觸暑褫襪以冀必行
故趨趨者月餘特先將章程寄上但細審規條便知此之清
丈有利無弊並乞傳觀諸君子或習聞從古一切之清丈而
不知今之清丈耳知之度可釋然如有發我矇者固所願聞
也

致李伯相書

再桂芬年來病邁久不問時事前月偶見邸鈔有黃河挽復故道之議不覺前此熱腸怦怦一動爲之長太息者累日繼又聞

朝廷已以此事付執事則又忻然喜不憚力疾操觚縷陳管見惟執事鑒之竊惟創爲此議者必誤會一復故道卽可復河運不知故道卽復河運仍不可復且故道亦不可復何言乎故道不可復也試以徵今言之桂芬兩經齊河所見之河居然由地中行之水也水漲時卽有漫灘亦由地上行之水也至如淮徐故道河身高於平地二三丈兩隄架乎其巔合之高四五丈是由城上行之水也無端以由地中行之水忽

欲載諸四五丈高城之上果何理也此一流覽而知其不可者也以考古言之自來論治河者無慮數十家惟紹聖諸臣及金元主東流餘無不主北流者近人如顧亭林胡臚明錢竹汀孫淵如諸人皆是猶曰書生紙上空談也至如孫文定裘文達皆任事名臣亦有復千乘故道之議且其時河未必能北流尙將挽使北流今河方北流轉欲挽使南流又何理也此一引證而知其不可者也又以今昔彼此兩兩權衡言之大禹至今四千餘年中南北分流者四五百年南流者自明迄今三四百年餘皆北流試問南北經流久暫如何近湖嘉道兩朝至咸豐之初六十年中河決不下二十次高堰潰口昭關開闢在外北流十八年不聞多事如此試問南北受災輕重如何

南流堵築一次通牽約費七百萬歲修約六百萬合計六十年河費不下五萬萬北流十八年侯家林工費如干又無歲修試問南北度支多寡如何此時估費兩下卽或相若而北

可分年酌辦南必一氣呵成

原議分四五年必致彼此壞此成彼又壞

試問南

北需費緩急如何此一比較而知其不可者又何言乎河運仍不可復也桂芬弱冠後南北奔走潞河淮揚寄跡頗久往事猶記仿佛大氏河務運務至道光末年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矣河身日益高歲增幾及一尺自袁浦洩黃入湖以後湖身亦頗高濤黃交漲情形父老皆言前此所無灌塘本尋常之事一年難於一年漸若登天然莫不以上聞爲入劫邊淮爲更生高家堰無年不險昭關壩間歲時開淮揚萬眾惴

恐時時有其魚之慮在事諸公艱難憂懣情狀如在目前蓋
河淮合流潘靳之時頗蒙其利後漸無利有害至此而極天
時人事之交窮萬無不思變計之理於時李文恭引退傅秋
坪中丞請折南漕不允旋亦去陸立夫制軍始創改海運豈
厭故喜新惡平樂險避易趨難異於人情哉亦出於不得已
也距今祇二十餘年惟以工員四散軍興多故遂邈如曠世
知之者絕少創議者但見二百年來南漕四百萬安穩河運
多以復故爲然既不知今之河淮作何狀又不問河運何以
改海運之故故有灌輸甚便猶易設法不慮隔閡等語今河
身之高自若也河身自必修濬然限於經費必不甚深質質然挽河東行一復
道光末年之舊此真柳州所謂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者也

竊謂果欲復故亦必如裴文遠朱止齋所議海口稍北與淮別行又於灌塘外別籌良策始可舉行而枝節更多工費益鉅且上游由城上行之水終不可倚以爲功恐亦終歸無濟然此猶善後之說尤可慮者十八年棄置之河身卽加修治必有受病不易見之處萬一上游放溜下游隨決是二千六百萬已去又須別籌堵費奈之何桂芬於目下北流形勢未敢懸揣妄言惟兩害相權取其輕實有見於害之重無出迴東之上者不必與他害相權而期期知其不可考之桂芬在揚州時嘗與魏默深劉孟瞻諸君縱言河事僉謂非令北流不可未幾而有銅瓦箱之事固禱祀以求而不可得者乃竟得之自非

國家洪福彼蒼默佑何以致此孫淵如云河名大清百川朝宗美瑞也東北流環拱

神京地利也桂芬又謂大清橋坊聯有嶽色河聲千古壯之語蓋借用韋莊詩以泰山爲嶽濟爲河而不知濟之不可名爲河也以今觀之則又吉讖也從此百年順軌利孰大焉若爲濟運起見但就目前一二十萬石言之因勢利導豈遂無方何必發大難之端若以全漕言之談何容易恐未可以復故一語了之也原議以南流爲一勞永逸無論此四字神禹不能爲蓋一思六十年中二十決卒至變河運爲海運逸乎永逸乎他如糧地鹽場則南北所同至大清河稍進而北可復禹舊迹又禱祀以求而不可得者更進而北則地勢絕高

從古無逆流之水而謂北衝

畿輔耶游侍御疏味嚙不出而所見甚長其指挑沙設廳

顯亭

林已言之包慎伯中衛一勺語更痛切此事實宜慎重套塘三難無不扼要特未暢所

欲言耳桂芬於河事水米無交縱三瀆合一患不及吾吳本

無嫌疑

江北秋初卽獲七月前開昭關壩吾吳必辦留養災民八月後則否道光中辦留養者再若河復故道必

更辦留養此則而事關海內大局恃執事知我敢貢其愚備波及吾吳者耳

高明之采抑桂芬尤有進焉者近代治河總爲漕運牽掣以

致兩難以局外旁觀言之無論黃河復故不復故而東境清

水絕少運一二十萬石之水猶不足安所得運二三百萬石

之水將來恐不能不出於河自河漕自漕河專主安瀾漕專

主海運而後定海運沙船不敷用洋船不許用恐不能不出

於津門采買而後定兩生中丞推廣海船疏可謂善於立言然尚有痕迹不如但言采買更覺渾融惟必得多備一年始無疑慮移河費歲修一欵購米二百萬石已足不難也此時恐尙不能質直言之然試辦采辦羈縻東省運道三年後采買有效再議進止是亦默轉潛移之一術執事以爲何如

致曾侯相書

又年來士大夫動有復河運之議宣南尤眾問其故畏外侮而已試思揚子津門非可飛渡何河運海運之異不待智者而知之又或謂潞河一帶居民近益貧苦河運一復可資調劑不知乾隆以前清漕無弊之時漕項各款故籍具在並不能潤及沿途嘉慶以後幫費無藝至每石二兩外白糧三兩外於是幫官窮泰極侈提牘之費一處或至五十金沿途莫不有所沾漑果若所言是不但欲復乾隆以前無幫費之河運直欲復嘉慶以後有幫費之河運尤爲謬論然以今日事勢言之羣情習爲寬大重以物力昂貴凡百需用數倍往時卽不爲潤及沿途之計已萬不能復乾隆以前無幫費之河

運而止能復嘉慶以後有幫費之河運果爾即使南北河通行無滯帆檝雲連篙師林立泊河干待發而海運各費全還漕項勢必別籌幫費以徵米一石起運約七斗幫費每石二兩核計今日所定南漕徵米一石之外加錢一千文者必加至三千數百文折價三千數百文者必加至六千餘文能行乎不能行乎而况乎所謂通行無滯雲連林立者猶不知有此一曰否也要之河運卽或能復一切舊弊立與俱復東南受復之害西北不受復之利且恐

國帑民膏糜費萬億汔於不能復或一復旋廢甚或水手牽掣求其廢而不可得兩生中丞與鄙見合惟疏中意主三板助運適中眾忌此事似宜以天津采買并移所籌濟河造舟

之費爲先一年采買之費是爲正論若居今日而真欲復河
運雖謂之譴語可也執事一言九鼎或有以息其議甚善卽
不然不爲之推波助瀾亦無有能舉之者

國計幸甚民生幸甚

復應方伯論清丈第二書

承詢清丈事前已具復適頃有一友詳述局中情事知是舉實有損無益不得不再爲剖析陳之承許改弦更張此吳閩億萬戶之福也甫行忽輟誠非政體稍緩其期爲費不甚多爲害不甚普且炎夏本宜停丈過此再議極是極是惟此節弟以顧公語誤會局章先丈邊後實丈爲兩節故慫恿刪去前節昨友云局章並無此說昨友云原詳無按坵再丈之文不編號數不列積步者一概不收實欲據爲藍本將來擇一二大不合式之圖抽丈而已弟則以爲無一圖能合甚且無一坵能合安則前請未免冒昧乃荷執事從之如流毅然轉所謂抽丈耶圖尤爲欽佩至承示密查攪累一節日來三局並開輿圖局友所到接檄連檣書吏差役簇擁成羣文量三人一起足矣不知若而人者相從

何聲勢赫然儼如大工大役十甲輟耒以聽指揮聞經造倩人丈繙多邀十甲耕糶錢文將萬戶典衣以供訛索十百豪強之經造來不知如何歸欵

則張牙舞爪一二馴良之經造則婦泣兒號此御變局綠光誦李巡檢所言

蓋以十甲暫充經造不諳訛詐者真百中之一二耳數月前偶遇此巡檢詢以清丈事云我見各處丈田須用重修聘好手為之經造不知書算不能出重修鄉下亦無好手可聘過令繪冊豈能合式不過白費工夫白費錢而已因問以何不

白諸堂翁則曰不鄉民何辜遭此荼毒清丈不自吳縣始長敢數語簡當賅括

元皆有前事長滿即吳委廉所辦輿論翁然今則權歸不屬耳不聞有此也弟前在

川沙殷譜經姚衡堂皆專函援引經世文編所載文數首言

擾累之弊者來相勸阻弟力辨其無有今始實見之所聞實

蹟前已略舉一二皆有職之人至平民則所在皆是昨與金

澈正觀察各舉所知指不勝屈所索自數千文至數十文不

等有人住屋二間例索二十文家中止有朝飯罪止枷杖若

米錢三十餘文遂致改爲啜粥間之酸鼻

輩視如三爵之罰且可代飲

此間代杖每百止入十文

毫不介懷法有時

而窮誅無可誅亦誅不勝誅第不欲指名密啟者以此似止有不合與聞爲釜底抽薪之法尙乞垂鑒昨友又云原詳文邊定限一年是年底可畢約費一萬緡實不能無大疑矣凡事莫不有理試以千畝之圖計之圖形方者邊五里有奇圖形長者邊六七里兩人爲耦一能丈者一不必能丈者一地保引導周走五六七里又周走河邊荒基邊亦如之兩日必畢工夫止此乃開費二十千有是理邪準若所爲此千畝之圖按坵實丈第嘗身行問兩人爲耦一地保引導非二十日不辦大約視丈邊十倍然則開費且二百千每畝二百文通境十二萬

申有此理耶賢大吏軫念民艱際此經費支絀之時不惜股庫儲以濟之何乃用等泥沙不計多寡至於此甚似亦非理更以時計之三局同時開文鋪張揚厲護從多人若

用二十起四十日可畢卽用十起八十日可畢何至一年之

久準若所爲按址實丈將需之十年有是理耶以此觀之實

亦不能按址再丈於是始悟輿圖局之取巧爲不可思議也

今使驟語人曰丈田可合經造爲之又曰我但丈十分之一

卽可了事人必駭之乃創立丈邊新奇名目令人不測其所

辦者僅止十分之一工夫而以十分工夫全委之經造卻安

受三分之二辛俸川沙丈費每畝三十文今二十文一年之後卽以經造冊

搪塞若再合按址實丈又須辛俸卽不十二萬亦必數萬巧

詐亦甚矣哉卽不然輿圖局算學本淺惟繪圖蹊徑較熟尙

能丈田實無大識見或妄意經造冊可以改削合式代己費

心如太倉黃冀階舊事而已

招各圖董來局教以丈法繪法以爲捷徑孰知無一圖台式一

州譁然又以弓步不合

然其爲貽誤則同也

經造冊之不可用舊之有錢一

冊亦未用空費萬緡宗已知大數欲知其足百與否是所差本止二三文之數其錢又有大小厚薄不等但一五一十數之立見今乃用尺以度其長短用秤以權其輕重再令五六歲兒數之能定其爲是百與否乎此理甚明人所易曉昨友又云原

詳有疑大戶隱匿語夫自種田有隱匿管業田無隱匿人所

共知卽如薄產但所缺僅百中之二三

此尙儘少說司帳者則云所缺一二成

願全數充公決不食言不獨一家然家家盡然乃疑所不必

疑此亦不聰不明之一端也因思丈田自以四面規方爲上

策分圖按址爲中策長元舊事爲下策若經造送冊是謂無

策今輿圖局旣巧詐不可恃將來改弦更張必得憲諭嚴切

要約按址實丈不准經造與聞議定包辦每畝若干文痛芟
護從排場一切浮費全歸實用官捐二十文民派三十文視
川沙增加已多斷無不足價諧則開丈如前不諧則另簡能
手擇於三策之間雖下策亦必在經造冊之上乘此費尙不
多害尙不普之時定計秋涼舉行不爲遲也如竟以經造冊
充數則流毒梓鄉百世無已旣承垂詢不敢不以實陳惟執
事鑒之